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二十二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二十一

家禮四

喪禮

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之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鄭氏曰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暇即畧自澡潔可也執事者陳器具饌盥盆

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東盆有臺巾有架西者無之凡喪禮皆放此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瓶於靈座西南置卓子於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上匕筯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楪居其東果居外蔬果居內實酒于瓶設香案居堂中炷火于香爐東茅聚沙於香案前具饌如朝奠陳於堂門外之東

祝出神主于座主人以下皆入哭

主人及凡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于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為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為序侍者在後

降神

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帨一人開酒實於注西面跪以注授主人主人跪受一人奉卓上盤盞東面跪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

興少退再拜復位

祝進饌

執事者佐之其設之敘如朝奠

初獻

主人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于主人之左主人斟酒反注于卓子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北向立主人跪執事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盞三祭於茅束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西向跪讀之前同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饗祝興主人哭再拜復位哭止牲用豕則曰剛鬛不用牲則曰清酌庶羞祫合也欲其合於先祖也

亞獻

主婦為之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

終獻

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為之禮如亞獻

侑食

執事者執注就添盞中酒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

主人立于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主婦立于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他所如食閒

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牖戶如食間詳見後四時祭禮

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祝進當門北向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撤茶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斂主匣之置故處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

祝埋魂帛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于屏處潔地

罷朝夕奠朝夕哭哀至哭如初

遇柔日再虞乙丁己辛癸為柔日其禮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祝出神主于座祝詞改初虞為再虞祫事為虞事為異若墓遠途中遇柔日則亦於所館行之

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其禮如再虞惟改再虞為三虞虞事為成事若墓遠亦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卒哭

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惟更取井花水充玄酒質明祝出主同再虞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並同虞祭主人主婦進饌主人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如虞祭之設初獻並同虞祭惟祝執版出于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為異詞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按此云祖考謂亡者之祖考也

朱子曰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蓋得禮意　楊氏復曰高氏禮記進讀祝

文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饗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辭神並同虞祭惟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自是

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楊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禫皆有受服蓋服以表哀哀漸殺則服服漸輕然受服數更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哀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簡

祔

檀弓曰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註曰期而神之人情然殷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殷禮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器如卒哭惟陳之於祠堂堂狹即於廳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 雜記曰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註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遽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

胡氏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于祖妣之傍此當為據楊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于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于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遽遷祖妣之說亦是但別室

藏主說則非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主人兄弟皆倚杖于階下入哭盡哀止　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為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　禮註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詣祠堂奉神主出置於座祝軸簾啟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於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於座西上若在他所則置於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啟櫝　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於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還奉新主入祠堂置於座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敘至門止哭祝啟櫝出主如前儀若喪主非宗子則惟喪主主婦以下

還迎

叙立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叙立如虞祭之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餘亦如虞祭之儀

參神 在位者皆再拜參祖考妣

降神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

祝進饌 並同虞祭

初獻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主行之並同卒哭但酌獻先詣祖考妣前日子前同卒哭祝版但云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於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若宗子自為喪主則祝版同前但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若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餘儀同若亡者於宗子為卑幼則宗子不拜

亞獻終獻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主婦為亞獻親賓為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為亞獻主婦為終

獻並同卒哭及初獻儀惟不讀祝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但不哭　祝奉主各還故處祝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之反于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盡哀止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若祭于他所則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于何處　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舉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

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意　楊氏復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朞而小祥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做此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 主人率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率衆婦人滌釜鼎具祭饌他皆如卒哭之禮 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為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惟為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

楊氏復曰按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絰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書儀云小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帶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絰帶之文此為疎略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為正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于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之降神如卒哭三獻如卒哭之儀祝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

事尚饗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皆如卒哭之儀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遺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敘拜始食菜果

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大祥

再朞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設次陳禫服司馬溫公曰丈夫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未大祥閒暇以出謁者婦人冠梳假髻以鵞黃青碧皂白爲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巾服可也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為子而祭也

告遷於祠堂以酒果告如朔日之儀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於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於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敘至祠堂前哭止

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始飲酒食肉

而復寢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士子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于墓所　李繼善問曰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于太廟因其告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為得禮鄭氏周禮註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稍與之合但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　楊氏復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

神主入于祠堂又按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遷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横渠說三年喪畢祫祭于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婉轉此爲得禮而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得祔廟爲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遷廟者正爲體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遽遷也況禮辨昭穆孫必祔祖凡合祭時孫尚祔祖今以新主且祔于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神主埋于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故並述其說以俟參考　高氏告祔遷祝文曰年月日孝曾孫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先王

制禮不敢不至

禫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司馬溫公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檀弓曰祥而縞註縞冠素紕也又曰禫徙月樂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 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来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未為當

前一月下旬卜日下旬之首擇来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于祠堂門外置香爐香

盞杯玟盤子于其上西向主人禪服西向衆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熏玟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禪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尚饗即以玟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木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辭于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禪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旬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設神位于靈座故處他如大祥之儀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西階卓子上出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為禪祭祥事為禪事至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不哭

朱子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 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于身哭泣之聲不絕于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做左傳杜註之說過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于几筵用墨衰常

祀於家廟可也　楊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　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

居喪雜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喪服四制

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檀弓高子皐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之微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

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致賻奠狀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上　某人靈几聊備　賻儀香茶酒食云奠儀伏惟

歆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姓某狀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璋曰司馬公書儀云亡者官尊其儀乃如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曰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謝狀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侄發謝書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伏蒙　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大官云薨沒特賜賻儀謹奠隨事下誠平交不用此二字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餘並同前但封皮不用靈筵二字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此與所尊敬之儀如平交則狀內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貺去下誠字後云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云某人下云狀謹封

慰人父母亡疏慰嫡孫承重者同

某頓首再拜言降等止云頓首平交但云頓首言不意凶變亡者官尊云邦國不

不幸後皆放此先某位無官即云先府君有契即加幾丈於某位府君之上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

先夫人承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餘並同奄棄榮養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

奄忽覺逝母封至夫人者亦云薨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承訃驚怛不能已已

伏惟平交云恭惟降等云緬惟孝心純至思慕號絶何可堪居日月

流邁遽踰旬朔經時即云已忽經時已葬即云遽經襄奉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哀

痛奈何罔極奈何不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

平交云何似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惟冀强加餐粥已葬則云既食俯從禮制

某役事所縻在官即云職業有守未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

平交已下但云未由奉慰悲係增深謹奉疏平交云狀伏惟鑒察平交以下去此四字不備謹疏平交云不宣謹狀月日具位降等用郡望姓某疏上平交云某官大孝苦前母亡即云至孝平交以下云苦次封皮疏上某官大孝苦前具位姓某謹封降等即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苦次郡望姓名狀謹封若慰人母亡即云至孝

劉氏瑋曰衆儀云父母亡日月遠云哀前平交以下云哀次劉儀云百日內云苦次百日外服次如尊則稱苦前服前今從劉儀

重封疏上平交云狀某官具位姓某謹封

父母亡答人慰疏嫡孫承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降等云叩首去言字

劉氏璋曰劉儀某叩首泣血言按稽顙而後拜以頭觸地曰稽顙三年之禮也雖于平交降等者亦如此但去言字何則古禮受弔必拜之不問幼賤故也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云先妣承重則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攀號擗踊五内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隨時同前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即云偏罰罪深父先亡則母與父同無望生全即日蒙恩平交以下去此四字祗奉几筵苟存視息伏蒙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無任下誠平交云仰承仁恩俯垂慰問其為哀

感但切下懷降等云特承慰問哀感良深　司馬溫公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不得已須至先發即刪此四句未由號訴不勝隕絕謹奉疏降等云狀荒迷不次謹疏降等云狀月日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姓名疏上某位座前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

朱子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封皮重封並同前但改具位為孤子

慰人祖父母亡啟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啟不意凶變子孫不用此句尊祖考某位奄忽違世祖母曰尊祖妣

某封無官封有契已見上　伯叔父母姑即加尊字兄姊弟妹加令字降等皆加賢字若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即加行第云幾某位無官云幾府君有契即加幾丈幾兄於某位府君之上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令姊妹　妻則云賢閤某封無封則但云賢閤　子即云伏承令子幾某位姪孫並同降等則曰賢無官者稱秀才承訃驚怛不能已已妻改但為悍子孫但云不勝驚怛伏惟恭惟細惟見前

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可勝任伯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沉痛何可堪勝

兄姊弟妹則云友愛加隆　妻則云伉儷義重悲悼沉痛　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悲慟沉痛餘與伯叔父母姑同

孟春猶寒寒溫隨時不審尊體何似稍尊云動止何如降等云所履何似

伏乞平交以下如前深自寬抑以慰慈念其人無父母即但云遠誠連書不上平

某事役所縻（在官如前）未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平交以下）

（如前）謹奉狀伏惟鑒察（平交如前）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月日具位姓

名狀上某位（服前平交云服次）

封皮重封同前

祖父母亡荅人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家門凶禍（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家門不幸妻云私家不幸子姪孫云私門不幸）

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幾伯叔父母姑云幾家姑兄姊云幾家兄幾家姊弟妹

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人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云幼孫某）奄忽棄背（兄弟以下）

云喪逝子子姪孫云遽爾夭折痛苦摧裂不自勝堪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妻改惟痛爲悲悼子姪孫改悲悼爲悲念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平交降等如前孟春猶寒寒溫隨時伏惟恭惟細惟如前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交不用起居降等但云動止萬福某即日侍奉無父母即不用此句幸免他苦未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平交云陳謝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月日某郡姓名狀上某位座前謹空平交如前

封皮重封如前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自伯叔父母以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來啟狀止于小簡中言之雖亦可行但裴儀

舊有此式古人風義敦篤當如此不敢輒刪

祭禮

四時祭

司馬溫公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高氏曰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爲羞也今人鮮用牲惟設庶羞而已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孟春下旬之首擇仲月二旬各一日或丁或亥主人盛服立於

祠堂中門外西向兄弟立于主人之南少退北上子孫立于主人之後重行西向北上置卓子于主人之前設香爐香盒杯珓及盤于其上主人搢笏焚香熏珓而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諏此歲時適其祖考尚饗即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卜中旬之日又不吉則不復卜而直用下旬之日既得日祝開中門主人以下北向立如朔望之位皆再拜主人升焚香再拜祝執詞跪于主人之左讀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卜既得吉敢告用下旬日則不言卜既得吉主人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主人以下復西向位執事者立于門西皆東面北上祝主于主人之右命執事者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有司具脩執事者應曰諾乃退

司馬溫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宦者職業既繁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亥日

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于事亦便也　問舊嘗叔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用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是如何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司馬公云只用分至亦可

前期三日齋戒

前期三日主人帥衆丈夫致齊于外主婦帥衆婦女致齊于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

司馬溫公曰主婦主人之妻也禮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長婦爲之若或自欲與祭則特位于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于酒壺之北監視禮儀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　劉氏璋曰祭義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以爲齊者專致思于祭祀也

前一日設位陳器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及執事灑掃正寢洗拭倚卓務令蠲潔設高祖考妣位于西堂北壁下南向考西妣東各用一倚一卓而合之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東皆如高祖之位世各為位不屬祔位皆於東序西向北上或兩序相向其尊者居西妻以下則於階下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盒于其上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及逐位前地上設酒架于東階上別置卓子于其東設酒注一酹酒盞一盤一受胙盤一匕一巾一茶盒茶筅茶盞托鹽楪醋瓶于其上火爐湯瓶香匙火筯於西階上別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之東其西者有臺架又設陳饌大牀于其東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

五廟亦止于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闕于事情徇俗則無所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從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處禮之變而不失其

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或謂留影於家奉祀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褾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是亦得禮之變也

省牲滌器具饌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省牲蒞殺主婦帥衆婦女背子滌濯祭器潔釜鼎具祭饌

每位果六品蔬菜及脯醢各三品肉魚饅頭糕各一盤羹飯各一碗肝各一串肉各二串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為猫犬蟲鼠所污

朱子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為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

戾至今思之常以為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　劉氏璋曰往者士大夫家婦女皆親滌祭器造祭饌以供祭祀近來婦女驕倨不肯親入庖厨雖家有使令之人敎役亦須身親監視務令精潔按古禮有省牲陳祭器等儀令人祭其先祖未必皆殺牲司馬公祭儀用時蔬時果各五品膾生肉炙乾肉羹炒肉殽骨頭軒音獻白肉脯乾脯之醢肉醬庶羞珍異之味麪食餅餤頭之類米食糍糕之類共不過十五品今先生品饌異同者蓋恐一時不能辦集或家貧則隨鄉土所有惟蔬果肉麪米食數品亦可祭器籩豆簠簋鼎俎盤洗之類豈私家所有但宜用平日飲食之器滌濯嚴潔竭其孝敬之心亦足矣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主人以下深衣及執事者俱詣祭所盥手設果楪於逐位卓子南端蔬菜脯醢相間次之設盞盤醋于北端盞西楪東匙筯居中設玄酒及酒各一瓶於架上玄酒其日取井花水充在酒之西熾炭于爐實水于瓶主婦背子炊煖祭饌皆令極熱以金盛出置東階下大牀上

質明奉主就位主人以下各盛服盥手帨手詣祠堂前衆丈夫敘立如告日之儀主婦西階下北向立主人有母則特位于主婦之前諸伯叔母諸姑繼之嫂及弟婦姊妹在主婦之左其長于主母主婦者皆少進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皆北向東上立定主人升自阼階搢笏焚香出笏告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妣某封某氏曾祖考某官府君曾祖妣某封某氏祖考某官府君祖妣某封某氏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

告辭仲夏秋冬各隨其時祖考有無官爵封諡皆如題主之文祔食謂旁親無後者及早逝先亡者無即不言告訖搢笏歛櫝正位祔位各置一笥各以執事者一人捧之主人出笏前道主婦從後卑幼在後至正寢置于西階卓子上主人搢笏啟櫝奉諸考神主出就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亦如之其祔位則子弟一人奉之既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參神

主人以下叙位如祠堂之儀立定再拜若尊長老疾者休于他所

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于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　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蓋既奉主于其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必拜而肅之故參神宜居于前至灌則又所以為將獻而親饗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于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

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爲拘

降神　主人升搢笏焚香出笏少退立執事者一人開酒取巾拭瓶口實酒于注一人取東階卓子上盤盞立於主人之左一人執注立於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奉盤盞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之執注者亦跪斟酒于盞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灌于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于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于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　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于地非也　朱子曰酹酒有兩説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問酹酒是少

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　楊氏復曰此四條降神酹酒是盡傾三獻奠酒不當澆之于地家禮初獻取高祖妣盞祭之茅上者代神祭也禮祭酒少傾于地祭食于豆間皆代神祭也

進饌主人升主婦從之執事者一人以盤奉魚肉一人以盤奉米麪食一人以盤奉羹飯從升至高祖位前主人搢笏奉肉奠于盤盞之南主婦奉麪食奠于肉西主人奉魚奠于醋楪之南主婦奉米食奠于魚東主人奉羹奠于醋楪之東主婦奉飯奠于盤盞之西主人出笏以次設諸正位使諸子弟婦女各設祔位皆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初獻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執事者一人執酒注立于其右冬月即先煖之主人搢笏奉高祖考盤盞位前東向立執事者西向斟酒于盞主人奉之奠于故處次奉高祖妣盤盞亦如之出笏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二人奉高祖考妣盤盞立于主人之左右主人搢笏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高祖考盤盞右手

取盞祭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反之故處受高祖妣
盤盞亦如之出笏俛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于爐以
楪盛之兄弟之長一人奉之奠于高祖考妣前匙筯之
南祝取版立于主人之左跪讀曰維年歲月朔日子孝
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妣某封
某氏氣序流易時維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慕敢以潔
牲柔毛牲用豕則曰剛鬣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親
某官府君某某親某封某氏祔食尚饗畢興主人再拜退
詣諸位獻祝如初每逐位讀祝畢即兄弟衆男之不爲
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但不讀
祝獻畢皆降復位執事者以他器徹酒及肝置盞故處
○曾祖前稱孝曾孫考前稱孝子故不勝永慕爲昊天罔
極　凡祔者伯叔祖父祔于高祖伯叔父祔于曾祖兄
弟祔于祖子孫祔于考餘皆倣此如本位無即不言以
某親祔食　祖考無官及
改夏秋冬字皆已見上

楊氏復曰司馬公書儀主人升自阼階詣酒注所西向立執事一人左手奉曾祖考酒盞右手奉曾祖妣酒盞一人奉祖考妣酒盞一人奉考妣酒盞皆如高祖考妣之次就主人所主人搢笏執注以次斟酒執事者奉之徐行反置故處主人出笏詣曾祖考妣神座前北向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酒盞立于主人之左一人奉曾祖妣酒盞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取曾祖考妣酒酹之授執事者盞反故處乃讀祝此其禮與虞禮同家禮則主人升詣神位前主人奉祖考妣盤盞一人執注立于其右斟酒此則與虞禮異竊詳虞禮神位維一時祭則神位多家禮主人升詣神位前奉盤盞位前東向立執事者斟酒主人奉之奠于故處次奉祖妣盤盞亦如之如此則禮嚴而意專若書儀則時祭與虞祭同主人詣酒注卓子前執事者左右手奉兩盤盞則其禮不嚴主人執注盡斟諸神位酒則其意不專此家禮所以不用書儀之禮

而又以義起之也

亞獻 主婦爲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

朱子曰祭禮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爲亞獻弟婦爲終獻　楊氏復曰按亞獻如初儀潮州所刊家禮云惟不祭酒于茅潮本所云不祭酒于茅是乎曰所謂祭酒于茅者爲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神亦爲神祭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祭酒而後啐酒卒爵主婦亞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士虞特牲禮亦然凡三獻尸皆祭酒爲神祭也鄉射大射獲者獻侯先右个次中次左个皆祭酒爲侯祭也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於茅潮本蓋或者以意改之故與他本不同失之矣

終獻 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爲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侑食 主人升搢笏執注就斟諸位之酒皆滿立于香案之東南主婦升扱匙飯中西柄正筯立于香案之西南皆北向再拜降復位

闔門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即降簾可也主人立于門東西向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于門西東向衆婦女在其後如有尊長則少休于他所此所謂厭也

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牖戸如食間註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又曰祝聲三啟戸註聲者噫歆也今祭即無尸故須設此儀

啓門 祝聲三噫歆乃啟門主人以下皆入其尊長先休于他所者亦入就位主人主婦奉茶分進于考妣之前祔位使諸子弟婦女進之

受胙 執事者設席于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祝詣高祖考前舉酒盤盞詣

主人之右主人跪祝亦跪主人搢笏受盤盞祭酒啐酒祝取匙幷盤抄取諸位之飯各少許奉以詣主人之左嘏于主人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于席前出笏俛伏興再拜搢笏跪受飯嘗之實于左袂掛袂于季指取酒卒飲執事者受盞自右置注旁受飯自左亦如之主人執笏俛伏興立于東階上西向祝立于東階上東向告利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降復位

劉氏璋曰韓魏公家祭云凡祭飲福受胙之禮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飲食之可也

辭神 主人以下皆再拜

納主 主人主婦皆升各奉主納于櫝主人以笏歛櫝奉歸祠堂如來儀

徹 主婦還監徹酒之在盞注他器中者皆入于瓶緘封之所謂福酒果蔬肉食並傳于燕器主婦監滌祭器

而藏之

餕

是日主人監分祭胙品取少許置于盒并酒皆封之遣僕執書歸胙于親友遂設席男女異處尊行自為一列南面自堂中東西分首若止一人則當中而坐其餘以次相對分東西向尊者一人先就坐衆男敘立世為一行以東為上皆再拜子弟以長者一人少進立執事者一人執注立于其右一人執盤盞立于其左獻者搢笏跪弟獻則尊者起立子姪則坐受注斟酒反注受盞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饗伏願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授執盞者置于尊者之前長者出笏尊者舉酒畢長者俛伏興退復位與衆男皆再拜尊者命取注及長者之盞置于前自斟之祝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命執事者以次就位斟酒皆徧長者進跪受飲畢俛伏興退立衆男進揖退立飲長者與衆男皆再拜諸婦女獻女尊長於內如衆男之儀但不跪既畢乃就坐薦肉食諸婦女詣堂前獻男尊長壽男尊長酢之如儀衆男詣中堂獻女尊長壽女尊長酢之如

儀乃就坐薦麪食內外執事者各獻內外尊長壽如儀而不酢遂就斟在坐者徧侑皆舉乃再拜退遂薦米食然後泛行酒間以祭饌酒饌不足則以他酒他饌益之將罷主人頒胙于外僕主婦頒胙于內執事者徧及微賤其日皆盡受者皆再拜乃徹席

楊氏復曰司馬溫公書儀曰禮祭事既畢凡弟及賓迭相獻酬有無筭爵所以因其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今亦取此儀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初祖惟繼始祖之宗得祭

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

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

冬至祭始祖

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期三日齋戒 如時祭之儀

前期一日設位 主人衆丈夫深衣帥執事者灑掃祠堂滌濯器具設神位于堂中間北壁下設屏風于其後食牀于其前

陳器 設大爐于堂中設炊烹之具于東階下盥東炙具在其南衆丈夫以下並同時祭主婦衆婦女背子帥執事者滌濯祭器潔釜鼎具果楪六盤三杅六小盤三盞盥匙筋各二脂盤一酒注酹酒盤盞一受胙盤匙一按此本合用古祭器今恐私家或不能辦且用今器以從簡便神位用薦加草席皆有緣或用紫褥皆長五尺濶二尺有半屏風如枕屏之制足以圍席三面食牀

以版為面長五尺闊三尺餘四圍亦以版高一尺二寸二寸之下乃施版面皆黑漆

具饌 晡時殺牲主人親割毛血為一盤首心肝肺為一盤脂雜以蒿為一盤皆腥之左胖不用右胖前足為三段脊為三段脅為三條後足為三段去近竅一節不用凡十二體飯米一杅置于一盤蔬果各六品均肝一小盤切肉一小盤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設玄酒瓶於架上酒注酹酒盤盞受胙盤匙各一于東階桌子上祝版及脂盤于西階卓子上匙筯各一于食牀北端之東西相去二尺五寸盤盞各一于筯西果在食牀南端蔬在其北毛血腥盤切肝肉皆陳于階下饌牀上米實階下炊具中十二體實烹具中以火爨而熟之盤一杅六置于饌牀上

質明盛服就位 如時祭儀

降神參神 主人盥升奉脂盤詣堂中爐前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有事于始祖考始祖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遂燎脂

于爐炭上俛伏興少退立再拜執事者開酒主人跪酹酒于茅上如時祭之儀

劉氏璋曰茅盤用薽㔶盂廣一尺餘或黑漆小盤截茅八寸餘作束束以紅立于盤内

進饌 主人升詣神位前執事奉毛血腥肉以進主人受設之於蔬北西上執事者出熟肉置于盤奉之以進主人受設之腥盤之東執事者以杅二盛飯杅二盛肉湆不和者又以杅二盛肉湆以菜者奉以進主人受設之飯在盞西大羮在盞東鉶羮在大羮東皆降復位

初獻 如時祭之儀但主人既俛伏興兄弟炙肝加鹽實于小盤以從祝詞曰維年歲月朔日子孝孫姓名敢昭告于初祖考初祖妣今以仲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尚饗

亞獻 如時祭之儀但衆婦炙肉加鹽以從

終獻 如時祭及上儀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 並如時祭之儀

先祖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立春祭先祖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前三日齋戒如祭始祖之儀前一日設位陳器如祭初祖之儀但設祖考神位于堂中之西祖妣神位于堂中之東蔬果楪各十二大盤六小盤六餘並同

問祭禮立春云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朱子曰本是一氣若祠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　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太廟太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中

具饌如祭初祖之儀但毛血為一盤首心為一盤肝肺為一盤脂膋為一盤切肝兩小盤切肉四小盤餘

並同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祭初祖之儀但每位匙筯各一盤盞各二置階下饌牀上餘並同

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如祭始祖之儀但告詞改始為先餘並同

進饌如祭初祖之儀但先詣祖考位瘞毛血奉首心前足上二節脊三節後足上一節次詣祖妣位奉肝肺前足一節脊三節後足下一節餘並同

初獻如祭初祖之儀但獻兩位各俛伏興當中少位兄弟炙肝兩小盤以從祝詞改初為先仲冬陽至為立春生物餘並同

亞獻終獻初祭祖祖之儀但從炙肉各二小盤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祭初祖儀

禰

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前一月下旬卜日如時祭之

儀惟告辭改考孫為孝子又改祖考妣為考妣若母在則只云考而告于本龕之前餘並同

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如時祭之儀但止于正寢合設兩位于堂中兩上香案以下並同具饌如時祭之儀二分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時祭之儀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時祭於正寢之儀但告詞云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祭神降神進饌初獻如時祭之儀但祝辭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餘並同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並如時祭之儀

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以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

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

忌日

前一日齋戒如祭禰之儀 設位如祭禰之儀但止設一位 陳器如祭禰之儀 具饌如祭禰之饌一分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祭禰之儀 質明主人以下變服禰則主人兄弟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祖以上則黲紗衫旁親則皁紗衫主婦特髻去飾白大衣淡黃帔餘人皆去華盛之服

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　楊氏復曰先生母夫人忌日着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問今日服色何

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祭禰之儀但告辭云今以某親某官府君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餘並同祭神降神進饌初獻如祭禰之儀但祝辭云歲序遷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妣改不勝永慕為天罔極旁親云諱日復臨不勝感愴若考妣則祝興主人以下哭則盡哀餘並同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並如祭禰之儀但不受胙辭神納主徹並如祭禰之儀但不器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于外

墓祭

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饌墓上每分如時祭之品更設魚肉米麪食各一大盤以祭后土之神厥明洒掃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詣墓所再拜奉行塋域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有草棘即用刀斧鉏斬芟夷洒掃訖復位再拜又除地于墓左以祭后土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于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參神降神初獻如家祭之儀但祝辭云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餘並同亞獻終獻並以子弟親朋薦之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四盤于席南端設盤盞匙筯于其北餘並同上降神參神三獻同上但祝辭云某官某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恭修歲事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辭神乃徹而退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
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時祭今人
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
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恕然于祖宗乎　改塟須告廟
而後告墓方啟墓以塟塟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
畢事方穩當行塟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于寢
　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
力處也　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
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
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嘗書戒子云比見
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公託體
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菜
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
其有隆殺　劉氏璋曰周元陽祭錄曰唐開元勅許
寒食上墓同拜掃禮若拜掃非寒食則先期卜日古
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

祀即令之寒食上墓義或有憑依不卜日耳令或羈宦寓于他邦不及此時拜掃松檟則寒食在家亦可祠祭 夫人死之後瘞形于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上墓之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寖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友徧滿皁隸庸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壠馬醫夏畦之鬼無有不受子孫追養者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修潔罄極誠慤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時此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 黄氏瑞節曰南軒張氏次司馬公張子程子三家之書為冠昏喪祭禮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説酌古今之宜而大意隠然以宗法為主不可以弗講也然禮書之備有儀禮經傳集觧亦朱子所輯次云

性理大全書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二十二

律呂新書一

古樂之亡乆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逺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歴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

之閒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黠湮之餘而能有一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皇於稽古禮文之士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

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
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
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
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黄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
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
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
通典具焉變宫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
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

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閒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胷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依李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别抉參互攷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

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説以汩亂於
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
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
當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
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
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
矣抑李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
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

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於是亦許予為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弦别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陳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書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蔡神與名發博學强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季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季通承厥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是以足以顯其親於無窮矣○季通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劉文簡公爚曰先生天資高明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

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西山真氏曰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聘君以師事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奧旨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先生於經無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黄瑞節曰按蔡氏祖子孫於斯文可知也而盛時遠引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西山先生辭聘不起九峯先生三十歲即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九峯之子抗始擢進士第理宗寶祐參政云○律吕書蓋朱蔡師弟子相與成之者朱子與西山書云但用古書古語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見便終其他推說之泛濫旁正之

異同不盡載也

律呂本原

黄鍾第一 以漢志解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黄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

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算法置八百一十分作九重每重得九分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為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今求圓積之數以徑三分四釐六毫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一開方不盡之數二毫八絲四忽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為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為圓積得八百一十分

朱子曰本原第一章圍徑之數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又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

不啻三分猶有奇也　魯齋彭氏曰黃鍾律管有周有徑有面冪有空圍內積有從長如史記論從長律歷志論從長及積東漢鄭氏注月令論冪東漢蔡氏月令章句論從長皆不易之論獨周徑之說漢以前俱無明文漢律歷志開端未竟東漢蔡氏始創為徑三分之說晉孟氏以後諸儒續為徑三分圍九分之說宋胡氏蔡氏又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之說然攷之古方圓周徑冪積率皆未有合嘗依東漢蔡氏所言徑三分以九章少廣內祖氏密率乘除止得空圍內面冪七分七釐奇乃少一分九十二釐奇空圍內積實止得六百三十六分奇乃少一百七十三分奇如此則黃鍾之管無乃太狹蓋黃鍾空積忽微若徑內差一忽即面冪及積所差忽數至多此東漢蔡氏之說所以不合也晉孟氏諸儒言徑三分圍九分又用徑一圍三之法雖是古率然古人大約以此

圓田若以密率推之徑一則圓三有奇假如徑七則圓當二十有二今依孟氏所言徑三分則圓長當九分四釐二毫一秒彊不但止於九分也若依九分圓長之數則徑當止有二分八釐六毫二秒六忽彊又不及三分也此晉孟氏諸儒之說所以不合也宋胡氏不主徑三圓九之說大意疑其管狹耳然所言徑長三分四釐六毫圓長十分三釐八毫亦用徑一圓三之率若依所言三分四釐六毫徑當得圓長十分八釐七毫六秒二忽彊不但止於十分三釐八毫也若依十分三釐八毫圓長之數則徑止得三分三釐奇又不及三分四釐六毫也此宋胡氏之說所以不合也宋蔡氏說徑圓分數與胡氏同至於筭法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開方除之求徑又以徑相乘以管長乘之用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求冪積今姑依其說以九分平置囲又三分益一以三方分割置於九

方分之外如此四共積十二方分其從横可得三分四釐六毫强不盡二毫八絲四忽的如蔡氏之說但依此徑以密率相乘則空圓内面羃不但止得九方分乃得九方分零四十釐六十毫五十七秒十四忽奇空圓内積實不但止得八百一十分乃得八百四十六分五百四十五釐一百四十二秒六百忽奇如此則黄鍾之管無乃太大細考之方内之圓所占者不止四分三圓外之方所當退者又不及四分一以此之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乃虚加實退筭家大約之法此宋蔡氏之說所以又不能以盡合也今欲求黄鍾律管從長周徑羃積的實定數者須依蔡氏多截管候氣之說又以祖氏冲之密率乘除方可量祖冲之乃古今筭家之最而蔡氏多截管候氣之說實得造律本原其說有前人未發者今宜依此說先多截竹以擬黄鍾之管或短或長長短之内每差纖微各為一管悉

以此諸管埋地中候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即取其管而計之知此管合於造化自然非人力可為即以此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於十之數乃以十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圓中容八百一十分即十分管長空圓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圓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由此乃以此管面空圓中所容九分以平方羃法推之知一分有百釐釐有百毫毫有百秒秒有百忽積而計之一平方分通有面羃一萬萬忽九平方分通有面羃九萬萬忽乃以此九萬萬忽依筭經少廣章所載宋祖

冲之密率乘除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一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內一忽弱通得面羃九平方分也既以周徑相乘復得面羃如此則黃鍾之廣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羃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則空圍內當有九立方分深九十分管計九寸則空圍內當有八百一十立方分此即黃鍾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造化無不相合此算法所以成也算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別為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為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十分之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面羃與夫空圍內積自然無不諧會特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積忽與秒不容不然

黄鍾之實二毫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

子一　黄鍾之律　丑三　為絲法

寅九　為寸數　卯二十七　為毫法

辰八十一　為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為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為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為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為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為寸法

戌五萬九千　四十九　　為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黄鍾之實

按黄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黄鍾之實其十二辰所

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黄鍾寸分釐毫

絲之數子為黄鍾之律寅為九寸辰為八十一分午為七百二十九釐申為六千五百六十一毫

戌為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黄鍾寸分

釐毫絲之法（亥為黃鍾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為釐卯之二十七為毫丑之三為絲）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為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

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為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或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朱子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

黃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為九寸

丑三分二

一為三寸

寅九分八

一為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為一寸　一為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為一寸　一為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為一寸　三為一分　一為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為一寸　九為一分　一為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為一寸　二十七為一分　三為一釐

一為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為一寸　八十一為一分　九為一釐

一為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寸　二百四十三為一分

二十七為一釐　三為一毫　一為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一寸　七百二十九為一分　八十一為一釐　九為一毫　一為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　二百四十三為一釐　二十七為一毫　三為一絲　一為三忽

按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

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筭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筭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習軒吳氏曰子一分者數起子得一也丑三分二者三其法為三分而其實為二也寅九分八者三其法為九分四其實為八也以下生者倍其實一上生者四其實也其法以子析為三分每分五萬

九千四十九丑於三分之中得其二為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積六寸為林鐘此黃鐘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也以子一析為九分每分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寅於九分之中得其八為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為太簇此林鐘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自卯而下放此　黃瑞節曰其上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上如子一分丑三分是也其下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下如二八十六是也其上為黃鐘全數其下為損益相生之數　此損益數即下章十二律實數吳氏算法全載圖類令舉二律起例附此　子為陽辰黃鐘當位自得也丑為未衝林鐘以未而居丑居其衝也他放此衝一作衝餘載後辨證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黄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口口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吕十口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吕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口口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口口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吕十三萬一千ㄖㄖ七十三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餘二筭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

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黄鍾林鍾太簇得全寸

約以分法則南吕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甤

賔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吕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

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吕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

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

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黄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口口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吕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　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彊不用

按十二律各自為宫以生五聲二變其黄鍾林鍾太簇南吕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甤賔大吕夷則夾鍾無射仲吕六律則取黄鍾林鍾太簇南吕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

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吕之實一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吕之實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為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黄鍾林鍾太簇南吕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為忽秒然後洪纎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

十口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也朱子曰自黄鍾至仲吕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黄鍾之宮再生之黄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黄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虚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吕為宮黄鍾為變宮時黄鍾管長最所以只得用其半其餘宮亦放此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黄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黄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

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假令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二為宮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八十一三分宮損一得五百□□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為徵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五十四三分徵益一得六百七十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四為商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七十二三分商損一得四百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六為羽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四十八三分羽益一得五百九十七萬一千九百六十八為角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六十四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徵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能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徵五聲之

數存其餘數以為强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謂調也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于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于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

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威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黄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反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黄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外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黄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中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一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

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黙
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
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
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黄鐘蓋不
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黄鐘
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半聲朱書
變律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　黄鐘宮

六月　林鐘宮　黄鐘徵

正月　太簇宮　林鐘徵　黄鐘商

八月　南呂宮　太簇徵　林鐘商　黄鐘商

三月 姑洗宮 南呂徵 太簇商 林鐘羽 黃鐘角

十月 應鐘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簇羽 林鐘角 黃鐘變宮

五月 蕤賓宮 應鐘徵 姑洗商 南呂羽 太簇角 林鐘變宮 黃鐘變徵

十二月 大呂宮 蕤賓徵 應鐘商 姑洗羽 南呂角 太簇變宮 林鐘變徵

七月 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鐘羽 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簇變徵

二月 夾鐘宮 夷則徵 大呂商 蕤賓羽 應鐘角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

九月 無射宮 夾鐘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鐘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 仲呂宮 無射徵 夾鐘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鐘變徵

黃鐘變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鐘羽　夷則角　大呂變宮　蕤賓變徵

林鐘變　仲呂商　無射羽　夾鐘角　夷則變宮　大呂變徵

太簇變　仲呂羽　無射角　夾鐘變宮　夷則變徵

南呂變　仲呂角　無射變宮　夾鐘變徵

姑洗變　仲呂變宮　無射變徵

應鐘變　仲呂變徵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鐘不復為他律役所用

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

太族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六半聲仲呂為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或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下都差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鍾宮	黃 正	大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無射商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仲 半	林 變半	南 變半
夷則角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夾 半	仲 半	林 變半
仲呂徵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夾鍾羽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大呂宮	大 正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應鍾商 應 正大 半夾 半仲 半蕤 半夷 半無 半

南呂角 南 正應 正大 半夾 半姑 半蕤 半夷 半

蕤賓徵 蕤 正夷 正無 正黃 變半大 半夾 半仲 半

姑洗羽 姑 正蕤 正夷 正無 正應 正大 半夾 半

太簇宮 太 正姑 正蕤 正夷 正南 正應 正大 半

黃鍾商 黃 正大 正姑 正蕤 正林 正南 正應 正

無射角 無 正黃 變半太 變半姑 變半仲 半林 變半南 變半

林鍾徵 林 正南 正應 正大 半太 半姑 半蕤 半

仲呂羽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夾鍾宮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商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鍾角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羽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商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宮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夾鍾商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角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無射徵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羽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宮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半大半夾半仲半

姑洗商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太簇角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應鐘徵 應正太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南呂羽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林鐘宮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仲呂商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變半黃變半姑變半

夾鐘角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變半太變半

黃鍾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太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鍾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商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半　黄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黄鐘羽　黄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黄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黄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黄變半　太半　夾半　仲半
夾鐘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黄變半　太變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按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

聲為六十調其變宫十二在羽聲之後宫聲之前變
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宫不成宫徵不成徵
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黄鍾宫至夾鍾羽並用黄鍾
起調黄鍾畢曲大吕宫至姑洗羽並用大吕起調大
吕畢曲太簇宫至仲吕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
夾鍾宫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宫
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吕宫至夷則
羽並用仲吕起調仲吕畢曲蕤賓宫至南吕羽並用

䋎賓起調䋎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

其徵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黄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者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黄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

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

朱子曰律呂有十二個月時只使七個若更伸一聲便拗了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黄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聲夾鍾其餘皆然○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樂家大率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能相應也○若以黄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且以黄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

君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況存中云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按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歷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為君嚴

猛之應其升降之數在冬至則黃鍾九寸升五分一釐三毫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升三分七釐六毫雨水則太簇八寸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春分則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升三分三釐七毫三絲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升四分口口五毫四絲三忽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升三分口口三毫四絲六忽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升二分八釐大暑則林鍾六寸升三分三釐四毫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升二分五釐五毫秋分則南呂五寸三分升三分口口四毫一絲霜降則無射

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升一分二釐四毫八絲小雪則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已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為尤彊在呂為少弱自午

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吕為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别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黄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而實一黄鍾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

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曾齋彭氏曰西山蔡氏所述禮記月令章句蔡邕說也如邕所云則是為十二月律有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月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云內庳外高黃鐘之管埋于子位上頭向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書云以河內葭莩為灰宜陽金門山竹為管熊氏云灰實律管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又長樂陳氏曰候氣之法造室三重各啟門為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楊子所謂九閉之中也蓋布緹縵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其端與地齊而以薄紗覆之中秋白露降採葭莩為灰加管端以候氣至灰去為氣所動者灰散為物所動者灰聚今採諸說具圖云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數始於一終於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度之成在律之後度之數在律之前故律之長短圍徑以度之寸分之數而定焉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黄鐘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准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為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為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十升為斗（百合二百龠也積十六萬二千分）十斗為斛（二千龠千合百升也積一百六十二萬分）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黄鐘之重以

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為一两两龠也十六两為斤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銖也三十斤為鈞九百六十龠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四百八十两也四鈞為石三千八百四十龠四萬六千八十銖一萬九百二百两也

性理大全書卷二十二